airiti

政大史粹第 32 期
2017 年 9 月，頁 57-108
DOI: 10.30384/CHNCCU.201709_(32).0003

特務、叛變與轉變：
國共鬥爭下的顧順章案

林威杰*

顧順章被喻為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他的轉變導致當時中共地下組織面臨瓦解，遭受毀滅性打擊，差點使周恩來受當局逮捕。這一位中共歷史上重要人物，前期替中共立下許多汗馬功勞，卻在「叛變」後卻成為積極反共的先鋒。顧順章案是中國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成立以來，對共黨戰鬥的最大勝利。因此案而遭政府處刑的中共份子不計其數，期間更有大量人員轉變投靠政府，打擊可謂不小。後來的「牛蘭共諜案」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遭捕殺等案件，亦為顧案之延續，也莫乎國民黨稱其為「共黨陰謀之樞紐，對其黨內一切秘密，靡不知之詳盡」。***他更為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

** 即「中統局」的前身。

***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民國二十四年）》，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選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第862輯，316。

airiti

國民黨訓練特務人員，無論是「中統」組織，亦或者是「軍統」系統，****許多地方皆師從顧順章。因此，顧順章可以說是國共兩黨特務系統的祖師爺。

關鍵詞：中國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特務、顧順章、周恩來、徐恩曾

**** 關於「中統局」與「軍統局」，兩者歷經過次改組，名稱屢有變更，為統一方便，文中將兩者簡稱為「中統」及「軍統」。

airiti

一、前言

毛澤東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因此對於情報組織與訊息蒐集，成為共產黨員所奉行的一種信念，「情報是做某種措施之依據或參孜，而及時搜集的關於某種情事之機密卻時而切合需要的報告」，[2]秘密工作更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區與策略的組織成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屏圍」。[3]就性質而論，秘密工作不外乎就是「如何進攻敵人，和保衛自己」。中共特務工作的建立，顧順章是其中靈魂人物之一，他完整繼承蘇聯「格伯烏」系統的特務理論，更將其發揮到出神入化。

顧順章，本名顧鳳鳴，以化廣奇為化名，1923年加入中共擔任職工運動工作，後與陳賡等人被派赴蘇聯學習特務技巧，北伐期間組織上海暴動及任上海糾察隊總隊長，「清黨」後在上海從事特務工作，1928年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負特科領導工作。[4]顧順章在轉變後，將他一套完整的特務訓練方法移自國民黨特務系統，無論是後來的「中統」與「軍統」組織，都與顧順章淵源頗深。對此，國共在特務組織方面，可謂是一家親。本文主要利用法務部調查局與國史館檔案、相關人物的年譜及回憶文章等文獻，試圖梳理國、共兩黨特務組織源流以及顧順章轉變後的歷程，進而剖析顧順章遭

---

[1]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9。

[2]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怎樣搜集情報》，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9743。

[3] 廣東省調查室編，《東江共黨密件》（桂字第65號）（1940年4月28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814/7337。

[4] 〈顧順章履歷與宣言〉，收入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60。

airiti

南京當局殺害之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法務部調查局庋藏大量中共早期的檔案資料，但由於開放程度與敏感的關係，目前鮮有學者利用。這批檔案最具特色與研究價值的是「中統」各階段時期所撰寫的報告與蒐獲中共各地方黨組秘密出版的機關刊物，對中共黨史研究有補強作用。[5]

二、國共特務工作之建立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清黨」後，中共轉入地下活動，此時情報工作顯得尤為重要，其中陳立夫在整個國民黨特務機構的創建，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當時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國家尚未統一，國民黨內派系林立，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仍在，又有來自中共的挑戰威脅。因此「凡是一個國家，受了外力的侵凌，為求自保，必須有一健全組織的調統機構」，[6]尤其是1923年8月蔣中正代表孫中山訪問蘇聯時，見到蘇聯國家、黨及社會組織之嚴密，更加體會特務機構為安定社會內部的主要因素之一。[7]蔣中正希望培養一批特務人員，對領袖絕對服從，作「領袖的耳目，同時也是領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絕對服從主官的命令，隨時準備為領袖犧牲自己一切。」[8]由此，蔣中正將組建國民黨特務機構的任務交給陳立夫去進行，[9]正因國民黨將共黨視為中國革命進程中之最大的

[5] 張起厚，〈薈廬簡介〉，收入法務部調查局編，《薈廬簡介》（法務部調查局內部刊物）（出版地不詳：法務部調查局，出版時間不詳），34。

[6]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Stanford, Calif.: Hoover Press, 1994), 64.

[7] 王禹廷，〈中國調統機構之創始及其經過—專訪中國調統機構創始人陳立夫先生〉，《傳記文學》60.6(1992.06)：30。

[8] 蔣中正，〈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1935年1月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6-7。

[9] 王禹廷，〈中國調統機構之創始及其經過—專訪中國調統機構創始人陳立夫先生〉：

airiti

死敵與障礙，於是「制裁與鎮壓中共的活動」，更顯得重要。[10]中國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以下簡稱調查科）就在此背景下成立，作為反共鬥爭的機構，陳立夫為首任科主任。[11]為此，陳立夫延攬了「一批剛從美國留學歸國的學生，有徐恩曾、吳大鈞、趙隸華和楊丹英。還有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研究俄語的張冲、在德國留學的卜孟秋。」[12]這些人許多是陳立夫原本的同學，有些是別人所推薦，但「他們中間沒有人懂得美國的FBI組織或蘇聯的格柏烏系統，可是他們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訓練，且家庭背景良好、教養佳，都是很有修養的人，不過都沒有受過諜報和調查訓練」，這也表示國民黨特務機構一開始是從零開始邊做邊學。[13]陳立夫將這批人分為兩組，「調查組由徐恩曾主持，楊丹英副之；統計組由趙隸華主持，吳大鈞副之。開始時，每一組有六、七人，兩組合計不超過二十人。」[14]後調查科又改分為採訪、整理兩股辦公，各設總幹事一人，下設幹事、助理幹事若干人，主要幹部有吳大鈞、葉秀峰、曹立瀛、濮孟九、蕭吉珊、張冲等人，總部設立於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之內。[15]在中共活躍地

30。當陳立夫接到蔣中正命令籌組調查科時，其曾認為他本身專業採礦工程，對調統組織不甚熟悉，因此曾請教過戴季陶意見，戴對陳提到：「此事十分重要，蘇聯有格柏烏組織，美國有FBI系統，這種工作需要最忠誠的黨員主持，不然會有麻煩，你擔任此工作，蔣先生才放心，不過你在選用人員時候，必須特別小心，你選用幹部必須公平、無私，否則你會有麻煩。」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65.

10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65.

11 「百二十三次中央常會」，《中央日報》，1928年3月23日，第1張第2面。

12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65.

13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66.

14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66.

15 王思誠，《瞻園憶舊》（新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法務部調查局內部刊物），

airiti

區，如上海、武漢、廣州等地派遣人員及幹部，作統一的組織調查，再派人前往浙江、江蘇、安徽和湖北等省分，了解中共對國民黨地方黨部滲透情形，同時在南京訓練特務情報人員。[16]調查科歷經陳立夫、張道藩、吳大鈞、葉秀蜂等主任，上述任職時間短暫，較無重大變革與革新，直至徐恩曾主持時始為完備。

徐恩曾，浙江吳興人，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後赴美國留學專攻電機工程，畢業後歸國，後受陳立夫延攬至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其後一路官運恆通。上任之初，徐恩曾積極的選拔中央或地方的國民黨優秀份子，施以嚴格訓練，派赴各地，負責打擊中共與國民黨內反對派的任務。[17]在組織內部方面，徐恩曾將原有工作業務進行調整，就現有人員分為兩組辦公，一組主管普通黨務調查，一組主管一般黨派調查。[18]普通黨務調查由總幹事濮孟九負責主持，一般黨派調查組由總幹事張冲負責主持。[19]

同時蔣中正也為了打擊中共與黨內反對派，他在強化調查科工作同時，對於戴笠的工作力量亦進一步加強。1932年初，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將兩股調統單位統一領導，由陳立夫兼任局長。下設三處，分別為：

> 一處負責黨政與社會方面的調查工作，由中央調查科徐主任恩曾兼任一處處長。二處負責軍警憲方面的調查工作，由侍從室戴副官笠兼任處長。三處負責文書編審一類事務，由丁默邨擔任處長。這是

10-11。

16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66.

17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出版地不詳，1933），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0.01/7455 c.3/09749，13-14。

18 王思誠，《瞻園憶舊》，14。

19 王思誠，《瞻園憶舊》，14。

airiti

> 最早成立的軍統局，是半公開性質，對外對下都不行文，工作重心完全集中於一、二兩處。遇有需要溝通協調問題時，由局舉行工作會報，或以面授機宜等方式解決之。立夫先生對當時軍統組織，一直是宣稱「調統會報」，而不提工作，即緣於此。[20]

而在顧順章案後，調查科摧毀各地大量的中共地下組織，遂為因應組織的擴大，於1932年底期間另選在南京瞻園成立秘密辦公機關，成為對中共政治作戰的重要組織。[21]「這個新設置的秘密辦公機關，不掛招牌，不設武裝門景，終日大門深鎖，憑特製證章進出，對外沒有任何正式名稱，對內稱為道署街辦公室，一般習稱為特工總部，因具秘密性質，亦有人稱為隱形特工總部。」[22]特工總部在組織架構上設有主任室、書記室、指導課、情報課、訓練課、總務課、資料室、譯電室、電訊總台等單位，總人數達百人以上。[23]主要分為三股辦公，一是指導股，執掌各省市黨部特務室工作；二是行動股，負責偵查逮捕共黨份子；三是訓練股，負責人員訓練與思想教育。[24]針對特工的要求部分，強調特務工作具有高度的戰鬥性與隱密性，參與人員必須保守一切相關秘密，不可打探其他同事或單位所操辦之項目，否則將面臨嚴厲懲罰。[25]思想教育上，以四點信條最為重要：「（一）只有信奉三民主義，中國方有出路；（二）相互猜忌、內部

---

[20] 王思誠，《瞻園憶舊》，36-37。

[21] 王思誠，《瞻園憶舊》，37。

[22] 王思誠，《瞻園憶舊》，37。

[23] 王思誠，《瞻園憶舊》，37。

[24] 根據前調查科幹員後任調查局主任秘書的萬亞剛表示，中統內部頗多從中共「轉變」而來的份子。以訓練股來說，除了股長王杰夫、孟真和一位女圖書管理員外，中共「投誠」份子主要有羅章龍、姚蓬子、卜士奇、袁家鏞跟李士群等人。使得中統作風與內部生活感染到許多中共氣息氛圍，如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和培養集體意識，過小組生活，每週甚至會進行人員分組的自我檢討與相互批判。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305-310。

[25] 王思誠，《瞻園憶舊》，46。

airiti

分化，是亡國滅種的主因；（三）互助互愛、精誠團結，人生方有意義；（四）看重自己職責，遵守組織紀律，工作方有成效」，這幾些信條在每次開小組會議時皆須朗誦一次。[26]並規定須研讀共產主義相關經典，如聯共（布）黨史、唯物史觀、辯證唯物論、剩餘價值學說、共產主義宣言等，定期組織報告心得，進行批判修正及補充，這些意見定期發表在內部刊物上，進而形成一套反共理論基礎。[27]特工總部成立後，調查科本部原本編制不變，由張冲為總幹事駐守辦公，原有工作人員除調派至特工總部者外，基本上少有更動。[28]

另一方面中共開始有組織系統性的特務工作，亦始於1927年的「清黨」後，是年5月由周恩來主持成立特科，下設特務、情報、保衛等股，並以情報工作為主。[29]11月14日中共中央決議改組中央組織機構，在中央常委下設立組織局，領導組織、宣傳、軍事、特務、調查、交通、文書、出版分配、會計等科以及婦委。[30]不久，周恩來又將特務股改為總務、情報、行動三科，後又再增無線電通訊科，展開各方面工作，主要蒐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黨員等活動，並建立連絡電台，藉以保衛中共中央安全。[31]在組織方面，周恩來實施「機關社會化」、「機關家庭化」，進一步改造中共各級單位活動方式，逐步建全中共地下秘密工作制度，以面對「清黨」後

[26] 王思誠，《瞻園憶舊》，47-48。
[27]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306。
[28] 王思誠，《瞻園憶舊》，39。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17。
[30] 中共中央並決定組織局由羅亦農、周恩來、李維漢組成，羅亦農為主任。隨後羅亦農調離，由周恩來代理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130。
[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131。

airiti

艱困的環境。[32]1928年6月期間，因國內生存發展困難，中共乃於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中全面總結經驗，以及為防範「敵人」進攻，保護機關安全，於是參照蘇聯「格柏烏」組織模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成立特務總部，指揮黨的地下活動與特務工作。[33]在策略上則運用「組織滲透」、「情報蒐集」、「群眾運動」、「宣傳鼓動」與「兵運策反」等手段進行。[34]以「有計畫的佈置，單線領導」[35]的組織原則，其特務組織系統如下圖一：

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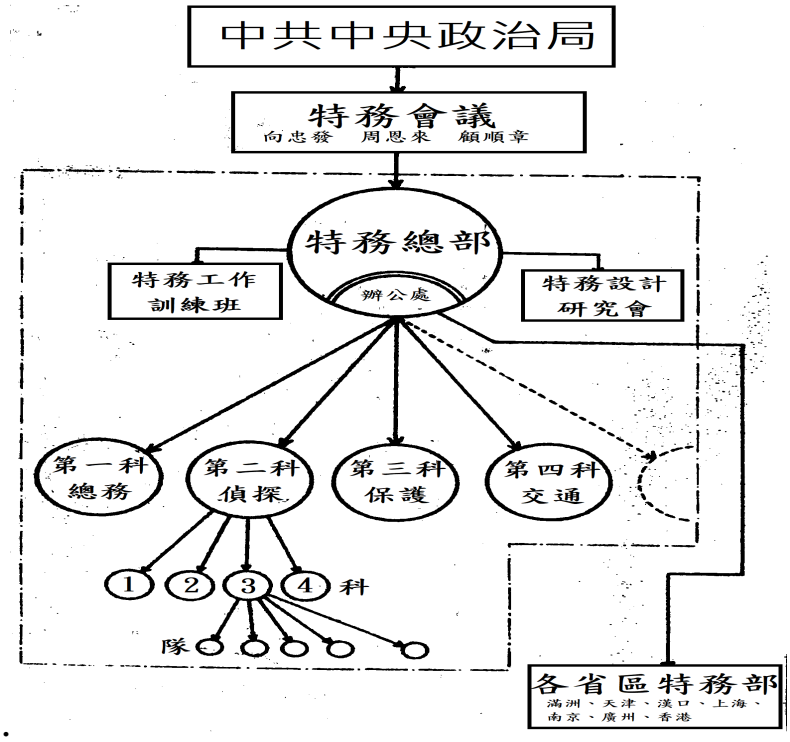
33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特工與保密工作》，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25 27859 c.4。

34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國軍八十六年度軍官保防教育參考資料——中共地下黨組織策略運用與我反制作為》（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96），5。

35 內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密字第0668號）（出版地不詳，1951），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25/1912 c.4，8。

airiti

圖一：中共特務系統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南京：出版單位不詳，1933），20-21、186-187；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設立特務會議，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三人組成，由周恩來直接領導。[36]中共特科成立之目的，是保衛組織不被破壞，在特務會議下另設特務總部，分轄四科，並於天津、上海、廣州、香港、漢口及東北等地派駐人員進行地下活動。特務總部為特務工作之執行機關，由顧順章負責，內設研究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150。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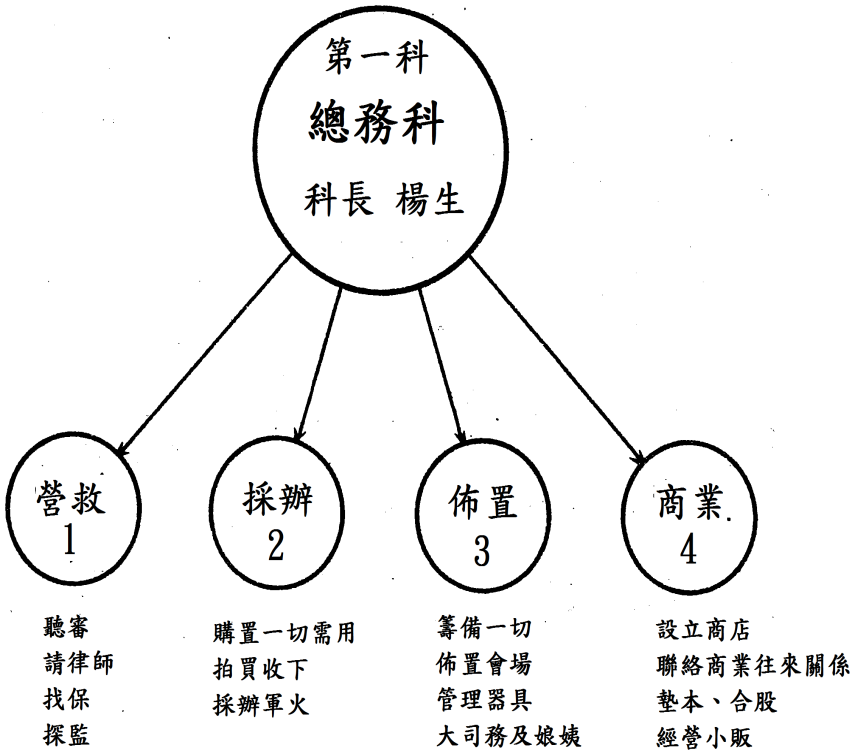
室及總務、偵探、保護、交通等科。當時由顧順章在上海靜安寺路掛以魔術大師招牌，在先施公司屋頂登台表演魔術，用以掩護身分，吸收門徒，結交幫會份子，利用公開職業來從事地下活動，廣納群眾，佈置特務工作。[37]下轄四科分別為：第一科總務科，主要工作內容為設立商店經營小販、連絡商業界關係、布置機關場地，並採購所屬物品及軍火，營救被捕中共黨員，請律師找保人，探監或通信等任務，此組織極小，只有六、七人左右。[38]詳情如圖二：

[37] 內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密字第0668號）（出版地不詳，1951），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25 1912 c.4，9。

[38]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的特務活動》（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三）（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276。

airiti

圖二：中共特務總部總務科內部組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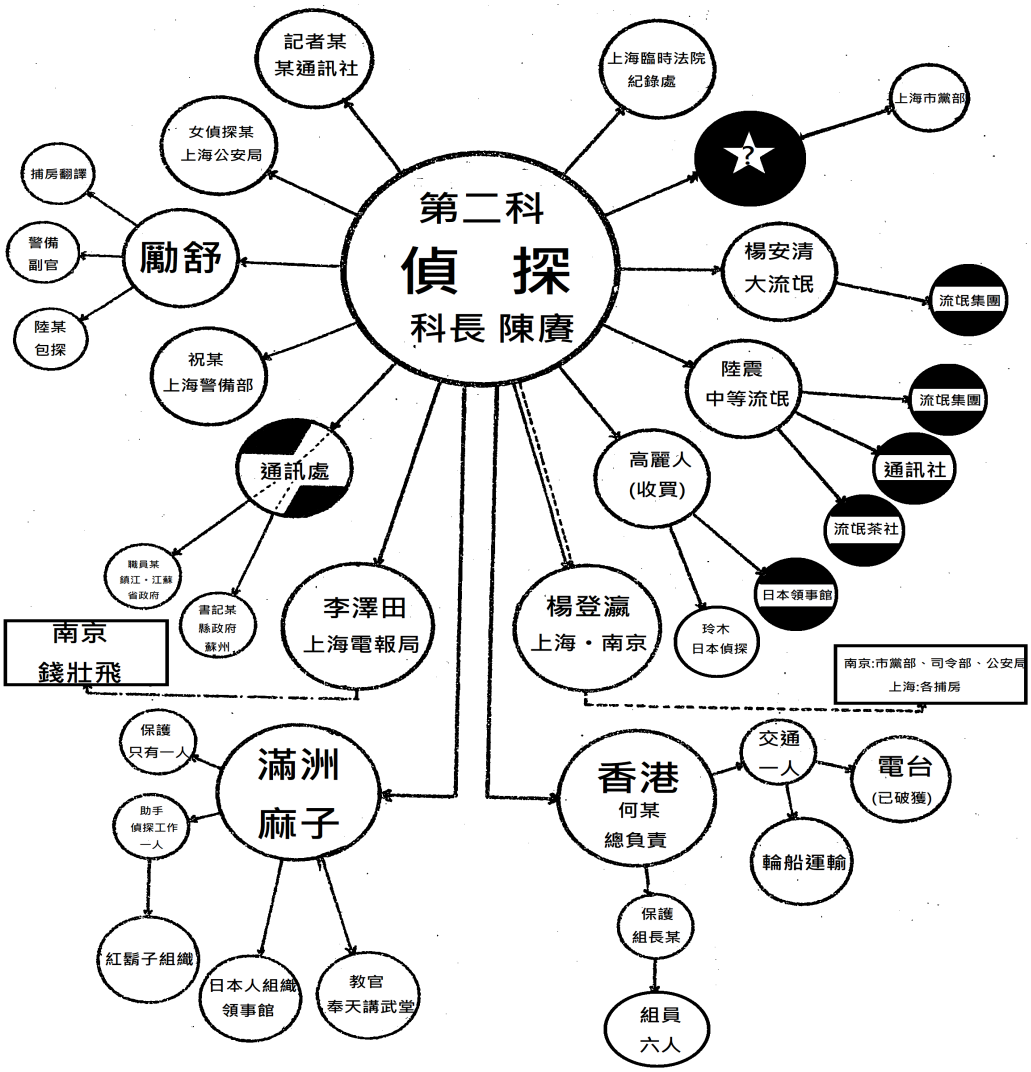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頁186-187；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第二科偵探科，主要經營巡捕房、法院、通訊社、使領館、幫派份子、國民黨政府之黨政軍和情治單位之關係及蒐集情資等工作。詳情見圖三：

airiti

圖三：中共特務總部偵探科內部組織圖



資料來源：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86-187；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第三科保護科（即紅隊），為中共主要與「敵人」戰鬥之單位，

airiti

其組織與任務為：

> 共匪為樹立其鐵的紀律的威嚴，嚴防其匪徒叛變，凡經匪認為不穩或不忠者，隨時施以殘酷的制裁。甚至於陰狠的消滅，這是匪中央建立紅隊之主要因素。共匪為解決其秘密組織的經費，除仰賴匪國際的供給外，依賴以綁架搶劫的方式來解決者甚多，不僅可以解決其經費的要求，同時亦可不斷的給政府社會秩序的破壞，這也是匪紅隊重要任務之一。共匪中央為排除異己及防止異己力量伸展，對反對力量之鎮壓與控制，甚至運用技巧向軍警告密，假政府之手打擊異己，這也是匪紅隊之重要任務。共匪為展開與本黨反共組織做鬥爭，為陰謀消滅本黨的反共力量，為陰謀向本黨首要實行暗殺，所以匪特別重要紅隊勢力的培植與擴充。[39]

紅隊全稱為「紅色恐怖隊」，最初主要工作是保護中共要重要領導人，打擊「叛徒」對付「奸細」，後又以綁架勒索籌措黨的經費，並從事暗殺異議份子、政府重要官員的任務。[40]在平時組員做各種小販及受各種技術訓練及破壞工作，此科組織極小，實際上只有9名成員。[41]詳如圖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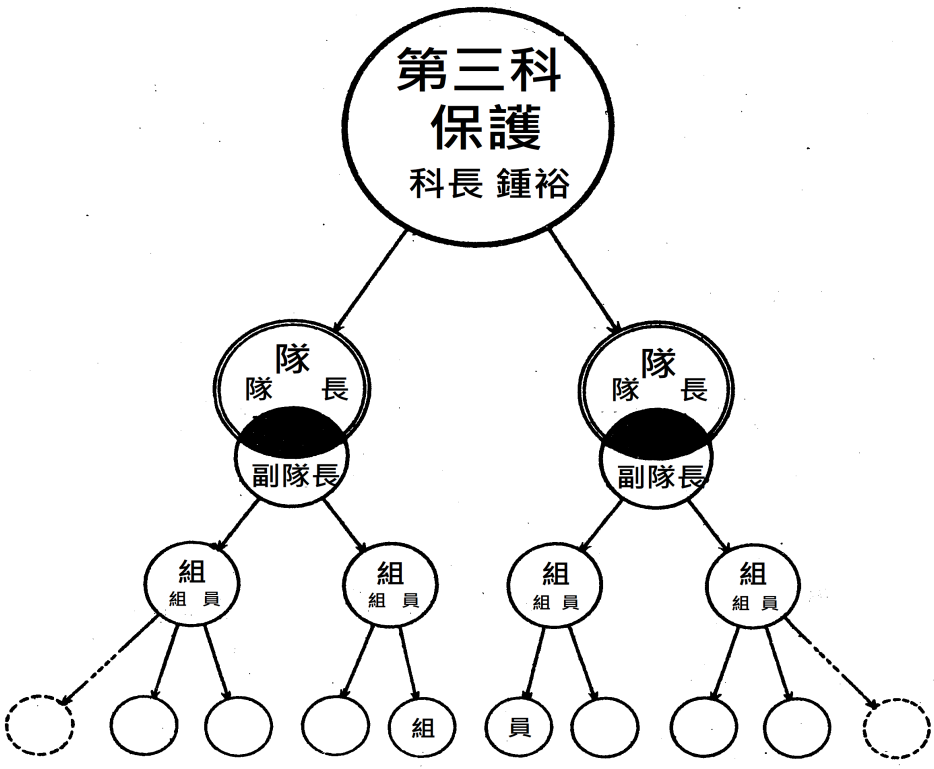
[39]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40] 中共特務組織對於執行暗殺任務的槍手，相當重視其訓練工作，訓練過程往往是先租一棟深宅大院，將門窗封閉，在裡面練習射擊，用稻草紮成人形作靶，槍靶由固定到移動，由大至小由明而暗，企圖將受訓者培植為百發百中的神槍手，再對其進行思想教育，灌輸「誓死為無產階級犧牲」的想法，並勾起心中怒火，而不許其爆發，一旦放出即能達到捨生忘死，達成使命。在暗殺任務成功後，給予參與暗殺狙擊工作的人員，在物質上盡情享受，不受限制。內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密字第0668號）（出版地不詳，1951），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25/1912 c.4，12。

[41]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86-187

airiti

圖四：中共特務總部保護科內部組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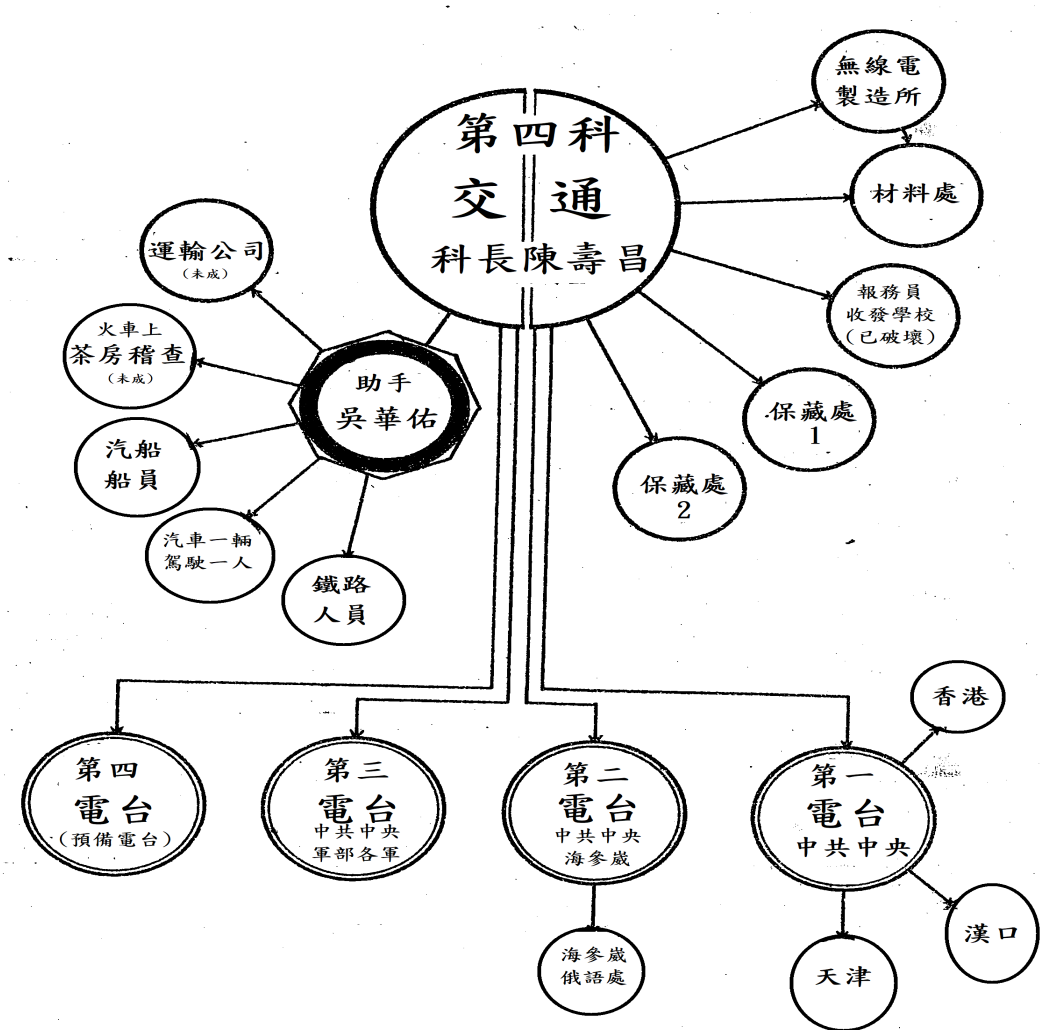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86-187；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第四科交通科，構築中共運輸機構，吸收輪船、火車、汽車之司機人員，擔任秘密交通，傳遞文件與建立連絡電台。[42]詳情如附表五：

[42]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的特務活動》，276。

airiti

圖五：中共特務總部交通科內部組織圖



資料來源：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86-187；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airiti

中共特務組織在對內方面，是以肅清內部不穩[43]及反共份子[44]為主要任務之一，藉此安穩統治基礎，對外方面則是利用滲透、[45]暗殺、綁架勒索等手段，以公開職業掩護其秘密工作。造成當時社會一股所謂「紅色恐怖」，用以對抗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特別在上海、武漢等大都市，國共雙方皆進行著激烈的特務鬥爭。[46]

三、顧順章「叛變」

1931年3月，顧順章奉命護送張國燾由上海返回「鄂豫皖蘇區」，並佈置聯絡交通，在完成任務後，回程中經過武漢，以李明的身分在漢口登台表演魔術。[47]顧順章有極高表演天分，高超化妝技巧，因

43「中共為了鞏固其組織，對所謂防奸工作特別注意，該黨所謂奸細名義上是指外人派遣打入其組織之作間諜工作者，實際上則是他們內部動搖的份子，這種人一經發覺即密切注意嚴厲制裁，他們以為發現了漏洞，不去理會他，漏洞就會越來越大，危險愈演愈烈，或竟因此使其整個組織解體，所以非特別小心不可，尤其處在今日政治苦悶狀態下，對內部防奸工作，更特別積極，並盡量擴大其影響。」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44「1930年，中共內部發生大摩擦，11月間江西寧都縣屬之黃阪，7天之內殘殺紅軍官兵及民眾達四千三百餘名，1931年1月起至7月止，半年之中贛南閩西赤化各縣民眾與共黨黨員及首領，被評為AB團及社會民主黨而遭屠殺害者，每縣平均在萬人左右總計，自1928年至1932年之間在中共特科策動下犧牲性命高達十萬人以上。」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45「特工部在工作中依靠相當可靠的關於敵人活動的情報，這些情報或者是通過派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組織中擔任負責工作取得，或者是利用國民黨陣營中的一些負責同志的私人關係取得。中共特工部在國民黨的一些作戰崗位上有自己的情報員，他們事先告知國民黨對蘇區共產黨的行動計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第13卷，160-161。

46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74。

47 關於此次護送，張國燾提到：「這些蘇區與中共中央之間建立交通網，但彼此間互相聯絡情況，卻只有周恩來才清楚，周恩來因此委託顧順章為我們安排此次祕密旅行的各種事項。顧順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務部，歸周恩來指揮，是周的得力助手。這

airiti

此，每每演出必獲得滿堂喝彩，加上其登台總扮成一位高鼻樑小鬍子的西洋紳士模樣，從未以真正面目示人，對此顧順章形象更添加神秘色彩。[48]這位李明魔術師，因風采出眾，交往份子複雜，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其中許多則為有共黨嫌疑人物，而引起國民黨駐武漢特務注意。經過幾個月調查，加上中共歸順人員的指認，確認為顧順章本人無誤。[49]時任國民黨武漢駐派員的蔡孟堅，將消息傳回南京中央，他在中央指示下迅速將其逮捕歸案。被捕後，顧順章立即表示願投靠政府，希望協助當局破獲中共組織，但堅持須親自見到蔣中正才肯告知所知一切訊息。[50]然而，蔡孟堅當下卻立即將消息通知南京總部，電報卻早一步遭潛伏在徐恩曾身邊的共黨潛伏份子錢壯飛所事先截獲，使中共有事先準備機會，免於組織遭毀滅性的打擊。

顧順章遭捕後，隨即由蔡孟堅等國民黨特務壓解赴京，張道藩、陳立夫、徐恩曾及張冲等幾位CC高層，偕同顧順章同去見蔣中正。顧順章立即向蔣中正供出一批共黨份子，當提到錢壯飛、楊登瀛時，使得徐恩曾頓時頗為難堪，蔣中正得知錢、楊兩位係中共安排在徐恩曾之潛伏之人員，使蔣大為不悅。[51]顧順章保證他能設法逮捕向忠

時，顧順章又實際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蘇區間的交通網。」張國燾，《張國燾回憶錄》，下卷（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08），161。

48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49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50 顧順章遭捕後向蔡孟堅表示：「我不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是共產黨中央委員，與周恩來平起平坐；共產黨黨務，我掌管大部份，任何秘密機關，由我全部安排；我受過蘇聯的『格別烏』訓練，還是上海共黨中央紅色保衛局長。……你今日找到我，可能對國、共兩黨都有好處，我不能再多談，留下重要問題，請你安排我與蔣委員長商談。」蔡孟堅，〈共黨把我搬上銀幕自顯惡跡——拍「金陵之夜」電影、演「壯別天涯」話劇：顧順章落網周恩來逃前殺顧順章全家情節為何不入劇情？〉，《傳記文學》52.5(1988.05)：87-94。

51 蔡孟堅，〈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兼述顧順章自首、匪穴瓦解以及我黨清除奸細之經過〉，《傳記文學》37.5(1980.11)：45。

airiti

發、周恩來、王明等中共領導人，於是蔣中正立即向這三人這發出高額懸賞金，以緝拿歸案。[52]隨後徐恩曾親自率領著張冲、顧建中、季源溥等人，帶著一批特務偕同顧順章火速前往上海，依循其指示加上英、法租界軍警配合，大量捕殺共黨，然中共幾位重要領導人如周恩來等人皆以逃亡。[53]根據調查科張國棟談到，他說：

> 這次行動我沒有參加，但張冲、顧建中事後對我講了一些具體情況，才知道這次行動非常緊張。徐恩曾一連三天三夜不眠不休，雖然徐的母親、原配妻子和女兒都住在上海，但徐來往穿梭於門前，都不曾回家看望一眼，真是“三過家門而不入”。特別是在搜查周恩來住處時，發現周剛剛離去，這時突然間有人想起在巷口遇見的那個乞丐老頭，不正是周恩來嗎！眾特務立即返身追至巷口，乞丐老頭早已不見了踪影，為此徐恩曾懊惱得捶胸頓足。[54]

張冲感嘆地說：「如果沒有錢壯飛，定能將共黨中央一網打盡，周恩來亦難倖免！」[55]隨後，張道藩召集張冲、顧建中兩位調查科總幹事，以及蔡孟堅等人，商討在錢壯飛案後，如何再利用顧順章對共黨的鬥爭。蔡孟堅認為：

> 潛伏我中央錢匪逃滬，使顧可能發生的作用與成就，已算全部消失，此時應速查究錢、楊兩人逃亡後，中央本身應採取防範政策，以免共匪反而對我方施展毒手。再：在上海匪徒搬遷逃亡後，仍可利用顧再行冷靜思索，可能找一些零碎線索，發展新的途徑。[56]

---

52 郭德宏編，《王明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205。

53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收入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5。

54 張文（張國棟）口述、萬東紀錄整理，《特工生涯——232號戰犯張文（張國棟）口述實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57。

55 張文（張國棟）口述、萬東紀錄整理，《特工生涯——232號戰犯張文（張國棟）口述實錄》，57。

56 蔡孟堅，〈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兼述顧順章自首、匪穴瓦解以及我黨

airiti

此後，顧順章由徐恩曾和張冲直接領導，以協助調查科與中共的鬥爭。[57]在張冲的建議之下，由顧順章主持成立特務訓練班，選址在南京瞻園，此地因占地寬廣，環境優良後來更成為國民黨特工總部的所在地。[58]顧順章為訓練國民黨特務，專門寫了一本《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的教材，用來教育新進人員，內容把中共特務工作仔細的作一番介紹，對中共特務所利用的手段、方法、交通聯絡系統作一全面性的概述。[59]此書顧順章自言：「完全是根據我個人從各種不同的社會裡親身閱歷出來的實際的經驗，既非抄襲其他著作，亦非得自異人傳授。偉大的社會是我的學校，艱難困苦的環境是我的導師，各種實際問題是我的書本和實驗的材料。」[60]另一方面，剛處於萌芽階段的「軍統」組織，戴笠則時常去請教顧順章一些特務工作技巧與共黨方面的訊息，[61]藉此「軍統」迅速發展茁壯，形成「中統」與「軍統」的相互競爭與對抗，這也使顧順章一時間成為雙方炙手可熱的人物。[62]顧順章所編有關特務工作方法的教材，成為國民黨兩

清除奸細之經過〉：45。

57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6。

58 張國棟（張文），〈為國共二次合作作出重大貢獻的張冲先生〉，收入《南京文史集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12。

59 這些新進人員，為使他們快速了解與有效偵查共黨份子，由顧順章開設短期講習。主要講解共產黨員的意識形態、生活特徵，如何過組織生活，如何接近群眾，如何發展組黨和組織，如何布置機關，如何隱藏身分，如何領導鬥爭，以及如何對國民黨的黨政軍等部門進行滲透與分化。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臺北：立華出版有限公司，1995），118。

60 顧順章，〈自序〉，《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

61 當顧順章遭捕後，蔡孟堅表示：「戴笠確有利用顧的想法，在顧案發生數月後，曾親自來武漢找我，他知道蔣公原令顧歸我指導運用，未成事實，他請我寫報告向蔣公建議：『准許將我所捕的顧順章交由戴運用一些時日，該報告交由他謁蔣公批辦。』」蔡孟堅，《蔡孟堅傳真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14。

62 關於這方面調查科幹員黃凱亦提到幾點：「1、他對特務工作確有精明之處，如經他所繪圖監製的各種假髮、假鬚、假牙等化妝用品，用起來真是維妙維肖。2、培養特工人員，有其一套辦法，成效快。3、鼓其如簧之舌，堅決表示以後終身反共。」加上顧順章全家遭中共所殺害，讓人更加確信其反共之決心。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

airiti

統局特務工作的必讀課本，因此，說顧順章為國共兩黨特務工作的祖師爺，實在不為過。[63]在顧順章被捕之前，中共特務組織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揭發奸細和積極與之作鬥爭上。此外，該部還為中央的技術工作服務，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尋找住所，為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黨、共青團和工會的中央全會服務，主管印刷所、文獻庫等等。」[64]然則，在顧順章轉變後，大量供出中共相關活動等細節，使得神秘的中共地下組織第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65]但這也使得中共組織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許多中共重要的領導人遭逮捕，最後不得不逼迫中共中央遷離上海而到江西「蘇區」去，「白區」工作幾乎面臨停擺。

自1930年起到1933年間，中國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破獲中共重要組織約兩百餘起，尤其是顧順章案後達到高潮，其中幾則重大案件則有：

> （一）共匪偽中央特務組織領袖顧順章案。顧係偽中央特務部部長，奉偽中央之決定，率領暗殺團，計畫於武漢陰謀刺殺國家元首蔣中正先生，在其陰謀佈置正積極進行時，全部予以破獲。（二）世界聞名之中共原始領袖陳獨秀案之全部執行。（三）共匪所稱真正無產階級領袖向忠發及盧福坦，所領導之偽中央相繼的破獲。（四）共匪內

所見所聞〉，6。

63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27。

6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160。

65 徐恩曾對此也曾談到：「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的一年（1931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徑。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因為在此之前，紅隊對我們造成極大的傷害，但我們卻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住在哪裡。」徐恩曾，〈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收入《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155；U. T. Hsu, *The Invisible Conflict,* (Hong kong: China Viewpoints), 1958, 84.

airiti

部派系最有名之非常委員會羅章龍、孫正義、韓連會、沈先定、陳資平、何孟雄等案。（五）共匪盲動政策領袖瞿秋白案。（六）共匪國際東方部部長牛蘭案。（七）共匪國際派所把持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組織王雲程、孫際明、胡均鶴、袁炳輝、迭次之破獲。（八）其他重要案件如全總、海總、互總、工聯、世界反帝同盟等。[66]

從不斷破獲的共黨組織當中，中共地下黨面臨瓦解地步，人員不斷投誠，以及國軍幾次的圍剿，使得中共發展面臨相對困難時期。這些遭捕獲的共黨份子，願意「自新」者則為國民黨吸收，用以打擊中共，而大多數人送至各地反省院；不願「悔過」者，則交付軍事機關或法院予以處刑。[67]調查科在顧順章的協助下，光以1932年而論：

中共各地黨的組織和群眾組織，屢屢破壞，特別是上海遭受打擊最大，其中央機關在一年之中曾被破壞十四次，廿八個布爾塞維克大半被捕自首，此時之中共特務隊（即紅隊）亦被破壞數次，其中委被捕者達百十人，省委區委黨委被捕者達四二七〇人，中共向本黨悔過自新者有中委五十二人，省以下之各級黨委達二千餘人，中共黨員和赤色群眾數萬人，造成轉變的高潮，風氣盛極一時。[68]

另根據1933年調查科的統計資料，1931年至1933年間中共黨員與共青團人數的對比數據，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

66 內政部調查局編，《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案之經驗簡述》，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09/7435n /66402。

67 調查科處理捕獲共黨份子，其原則主要有四點：「一、執迷不悟交軍事機關或法院依法嚴辦；二、情節較輕，自新態度欠誠懇，或願意自新無法證明其真實者酌情法辦；三、願意自新而無工作表現者送反省院；四、誠懇自新而有工作表現者，准予自新或保釋。」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209。

68 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airiti

表一：1931、1933年間中共黨員人數對照表

省名	黨員的數量	
	二十年三月	二十二年七月
江蘇	6,000	1,500
河北	3,000	2,500
福建	2,000	500
滿洲	2,000	3,000
山東	1,500	500
兩廣	1,500	200
河南	800	200
陝西	500	800
安徽	200	50
浙江	250	30

airiti

山西	50	50
湖南	100	0
湖北	150	0
四川	500	600
總計	18,550	9,930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37-38。

表二：1931、1933年間共青團人數對照表

省名	團員數量		相差實數	相差百分比
	二十年三月	二十二年七月		
江蘇	3,000	800		
河北	2,000	1,500		
滿洲	1,500	2,000		
陝西	700	800		

airiti

四川	300	500		
兩廣	500	300		
福建	1,000	300		
山東	300			
安徽	30			
河南	100	50		
湖南	50	0		
湖北	70	0		
浙江	30	30		
總計	9,580	6,510	3,070	31%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39-40。

由上列數據說明，自1931年顧順章轉變後，結至1933年七月間，短短兩年時間，中共黨員減少近一半數量，共青團亦減少近三成，可謂打擊之大。以破壞共黨組織來說，江蘇、河北、山東、安徽等省分居多，當中以上海為最，這些都使得中共中央最後不得被迫移轉

airiti

至江西蘇區發展。[69]根據調查科的紀錄，捕獲和自首的共黨人員共計二萬四千餘人，辦理自首手續的民眾更達三萬人，讓毛澤東感嘆地說：「使辛辛苦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這些都說明了調查科對中共打擊可謂之深。[70]

四、周恩來危機處理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叛變」消息遭中共中央在潛伏在調查科的錢壯飛事先截獲後，錢立即派其女婿劉杞夫連夜前往上海，尋找中共中央特科的李克農報告此一情況。[71]李克農當下立即聯絡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雲，將此消息迅速通報中共中央。[72]中共中央則委託周恩來全權處理此一緊急事變，周恩來在陳雲等人的協助下，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一）銷燬大量機密檔案，將主要領導人迅速轉移，並採取嚴密的保護措施；（二）將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中共幹部，迅速轉移至安全的地區或調離上海；（三）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一切關係；（四）廢除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73]面對此次事件，1932年4月16日，共產國際給予

---

69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208。

70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3），260-261；毛澤東，〈學習和時局〉（1944年4月12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48。

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124-125。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上卷，124-125。

7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214。當時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聶榮臻回憶道這段歷史提到：「當時情況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關係的關係都切斷。兩三天裡面，我們緊張極了，夜以繼日地戰鬥，終於把一切該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敵人動手的時候，我們都已轉移，結果，他們一一撲空，什麼也沒撈著。」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127。

airiti

中共中央一次全面性的批評檢討，指出：

> 中國共產黨工作中最大的弱點是，地下工作的組織方式考慮欠周，有時對技術和聯絡性工作漫不經心。過於集中，一個人知道很多人住址，同時許多人進行聯繫；在合法和半合法組織裡公開積極工作的人，同時又主管地下機關，甚至掌管技術和聯絡性工作；集中在一個人或幾個工作人員周圍的機關臃腫而龐大；漫不經心地挑選技術人員和聯絡人員－所有這一切乃是遭致許多暴露和不必要犧牲的原因。[74]

又，1932年6月3日，共產國際特工部的內部報告亦對中共特務組織提出批評：

> 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把全部工作過分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因此顧順章在武漢被捕，並供出他所知道的共產黨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法時，其危害性就暴露出來了。只是由於黨在南京警察局裡有內線，才得知顧的叛變，使他未能破壞他所知道的所有黨組織和黨的工作環節。[75]

顧案對中共特務組織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周恩來對其進行一次性全面的檢討與改組。[76]由「周恩來、廖程雲【陳雲】、潘漢年、

---

[74]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保密工作給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4月16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141。

[75]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160-161。

[76] 顧順章案可以說是中共建黨以來最大危機之一，據1935年中國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所編的《中國共產黨之透視（民國二十四年）》一書提到：「顧被捕後，即毅然自首，共黨偽中央乃遑遑然不可終日，蓋顧對偽中央一切重要人物活動之地帶與方式，莫不知之綦詳，而彼等之所以敢於活動而肆無忌憚者，得力於顧所領導之赤色特務隊之保護為大。一旦失所憑藉，遂發生空前恐慌，全體停止活動至數月以上，同時偽特務隊份子相率自新者，為數亦殊不鮮，故共黨偽中央要人亦不復敢以赤色鷹犬為可信賴者。」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民國二十四年）》，

airiti

趙容【康生】、鄺惠安五人為委員，實際負責者為趙容。紅隊隊長則由鄺惠安兼，內分行動、偵探、社會、交通四部門，鄺主持行動，潘主持偵探，楊森主持紀律與社會，陳壽昌主持交通」，[77]歸由周恩來統一領導。這些各科負責人彼此不知道對方，每科有獨立的機關、住處和接頭地點，[78]中共中央特科對外則稱「新新公司」。[79]中共對黨人被捕後保守秘密問題，視為組織中最重要的問題。[80]對此中共中央為了改善黨員忠誠度，避免顧順章、向忠發等人捕後旋即「叛變」事件一再發生，[81]於是開始強化中共黨員思想教育，要求每位共產黨員「應自覺地遵守秘密紀律，把遵守秘密紀律，應視為同執行黨的

316-317。

77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 59400。

7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61。

7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上卷，126。

80 對此，中共對於黨員被捕後保守秘密問題的訓練方法如下：一、褒揚先烈，強調氣節稱：「當我們共產黨員被捕時，就是我們對革命，對階級，對黨忠實不忠實被考驗的緊急關頭，在此時期，一句話關係於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中國共產黨員是中華民族最有道德最尚氣節，最優秀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在敵人殘酷壓迫與屠殺之下，誠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蹟，單就黨內高級負責人來說，如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澎湃、楊殷、瞿秋白等烈士，當他們被捕時那種無上布爾塞維克的堅定性，頑強性，絕不屈服的氣概，以及最後那種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犧牲精神，真是可以動大地而鬼神」，諸如此類的論調，無非任在欲使中共黨人從內心起，懾於個人氣節不敢盲洩黨的秘密；二、時時做被捕的估計，準備應付方法－準備好一種口供，遇到任何情形，任何變化，都用這口供去應付，在審閱時，在法庭上，在監獄裏都這樣說，如此時作準備，常常練習，真的遇到事變自能毫不張惶應付自如了。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臺北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81 清黨後，中共組織在政府的打擊之下，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大量共黨份子轉而投靠國民黨，轉而對付中共，此一狀況在顧順章案後達到高潮。周恩來對此作一總檢討，說：「在白色恐怖壓迫之下，各省組織幾經破壞，幹部犧牲不計其數，而自首告密叛變的事亦由南而北漸漸遍及於全國上級黨部。於是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日益削弱，黨的組織日益脫離群眾、隔絕社會，上級黨部機關尤多形成空架子，完全與群眾生活相隔絕。」周恩來，〈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黨的組織工作〉（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

airiti

政治路線一樣重要」。[82]並在內部則是規定：

> 在黨校，訓練班及訓練黨員，應增加保密工作一課，在領導機關中的幹部審查與新幹部的提拔，亦須注意到他們遵守保密工作的一課，在領導機關中的幹部審查與新幹部的提拔，亦須注意到他們遵守保密原則的習慣和藝術，以定取捨，破壞保密工作要受到黨的紀錄制裁，直到開除黨籍和處死。[83]

中共方面希望藉由嚴厲的規範，與加強思想教育等手段來強化黨員忠誠度，進而保障黨的安全性。

五、周恩來與上海滅門血案

同一時刻為解決顧順章「叛變」後所帶來的危機，中共方面亦作出反制動作，周恩來隨即派人至顧順章在上海家中將其妻女、岳父母等家屬，及其他三十餘與顧順章相關人員殺害並掩埋。[84]在行刑前，周恩來曾詢問過顧順章妻子，說：「妳丈夫現在被捕，投誠不死將來必有官做，勢必洩露黨中機密，如妳丈夫接妳到京，妳見了丈夫之面，妳心中如何？」然則顧妻卻答將順從丈夫之意，使得周恩來痛下殺心。[85]於此同時中共內部亦利用顧順章案肅清一批不穩份

---

82 「中共最近之秘密技術與組織原則」（1941年），〈匪黨組織（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4-00004-004。

83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特工與保密工作》，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25/27859 c.4。

84 顧順章家屬、親戚等人許多係為共黨份子，他們也認識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加上為了對顧順章「叛變」的報復，與顧順章相關的人而遭滅口殺害。對此聶榮臻則提到：「顧順章被捕後，立即叛變，他的叛變，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極大危險。因為他曾是政治局委員，又長期負責特科工作，他對中央機關的情況和負責同志的情況，知道得非常清楚。還由於中央領導同志常在他家裡碰頭，所以，連他的家屬、親戚以及傭人，都認識許多中央負責同志。」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上冊，126。

85 「共黨健將投誠後全家慘遭殺害」，《申報》，1931年11月24日，第15版。根據《潘

airiti

子，「在上述三四十具被害人物中除顧之全部家屬外，還有許多共黨中因對不滿意周恩來等行動的異己。」[86]根據當時執行任務的中共黨員王竹友說法，在他遭國民黨逮捕後提到：「這些皆是叛逆份子，或者反對周恩來命令的共產黨員。皆是奉周的命令執行的，執行的人大多數不知姓名，便糊里糊塗把他們殺害了。」[87]1931年12月10日，毛澤東更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名義，對顧順章發出通緝令，內容指出：

>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及蘇維埃政府紅軍及各地赤衛隊並通告全國工農勞苦群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嚴拿顧順章叛徒……地主資本家反革命走狗的懸賞收買的地方是不能用來汙辱我被剝削被壓迫群眾的。
>
> 廣大的工農勞苦民眾!

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作者尹騏的說法，他於1989年期間，在中國公安部門的支持下，查閱許多相關未公開的檔案資料。其中關於顧順章家屬處理一事，他說：「面對如何處置顧順章家屬這一棘手的難題，中共高層曾有一番議論：有人提出對這些人要全部嚴加控制，但究竟怎樣才能有效控制這本身就是難題。有人主張全部處理掉，即全部剷除。有人認為這未免太過分。最後決定由一位高級領導人親自出馬，帶領特科一部份人員前往顧順章家中探個究竟，以便視具體情況再做定奪。不幸的是，當特科人員到達顧家，直接和顧順章的老婆張杏華談話，告訴她顧順章已經叛變投敵，並要她表態時，誰知這個也算共產黨員的女人竟然說她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切還得聽顧順章的。在這樣情況下，特科人員在康生的指揮下當即將張杏華和其他幾個顧順章的親屬全部鎮壓了。這件事不久就在報紙上被披露了，一時間沸沸揚揚。這是因為參與這一事件的原特科紅隊成員李某在漢口被顧順章捕獲後就全盤供認了。」尹騏寫的十分隱晦，敘述中談到的那一位高級領導人，即為周恩來，另那位原特科紅隊成員李某，則為王竹友。郭德基，〈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份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區域之發現〉，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6-17。

86 郭德基，〈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份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區域之發現〉，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87 郭德基，〈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份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區域之發現〉，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airiti

鞏固自己的陣線。一體嚴拿叛徒顧順章!

發展革命鬪爭。根本消滅蔣中正殺人的 K.K.組織!

人民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88]

顧順章對於家人遇害，感到痛苦萬分，他於屍體發掘幾天後，接著兩天在申報刊登一則「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的斗大標題啟事，讓他於轉變初期積極的協助國民黨從事反共工作，使得中共地下黨在各大城市中難以生存。[89]加上他的特務技巧更使得國民黨對於特務人員的訓練素質大為提升。

在法務部調查局內部檔案對此有一段有趣的描述，談到：

顧順章是一個具有特務天才的人物，他聰明、機警、技巧，都是高人一等，精於射擊，他能設計在房間內射擊而使音響不達戶外，對於各種機器的性能，亦頗了解，何者是重要部門，如何爆破損壞，俱有深切切之研究，對於人事調查，他是主張不擇手段專講目的的倫理，道德等等觀念，在他特務工作的理論上是認為落伍不切實際的，他陰險兇惡猜忌腐敗無所不為，絕無顧忌，在他鷹隼的鼻尖與凶光四射的兩目上以及在他日常的生活上，完全可以看出來，他是

[88]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數號：糾117號）（1931年12月10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2/820/11105。

[89] 此則啟事全文為：「敬啟者順章，於民國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動誤入共黨歧途。數年來參與機密鑒，於共黨倒行逆施黑幕重重，與本人參加革命之初衷大相違背，不忍糜爛國家禍害民眾。乃於本年四月間自動脫離共黨，向黨國當局悔過自新，從此閉戶讀書以求學識之長進，對於共黨任何個人從未加以陷害。蓋順章只有主持之鬥爭，並無個人之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應有之態度。孰意共黨首要周恩來、趙容等竟親下毒手將余全家骨肉及遠近戚友等十餘人悉行虐殺，而順章岳母之私款七千餘元及價值三千餘元之円產單據亦被劫奪以去，以此殘酷獸行絕滅人到實為空前罕有之慘案。惡耗傳來痛不欲生，現除屍呈家，國民政府懸賞兩萬元嚴緝該犯等依法究辦外，順章特另行懸賞緝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將該犯周恩來、趙容等捕獲解案，順章當賞洋三千元或通風報信因而捕獲者賞洋二千元，欲以待不食言。伏祈公鑒顧順章謹啟 通訊處（南京）奇望街郵局信箱八號。」「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申報》，1931年11月29日，第2張第6版、1931年11月30日，第2版。

airiti

> 不馴服的人，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及道德的修養是沒有的，他是十足具有支配慾，領袖慾，享受慾，殺人狂，貪得無權勢享受無饜的唯物主義者，我們道德修養及主義方面對他的薰陶實在不合他的脾胃。[90]

也因為有了顧順章的指認，使得一些遭國民黨逮捕的中共黨員，但卻少足夠證據證明其係為共黨份子，而一一破案。[91]其中當顧順章遭捕之初，指認出遭國民黨羈押在蘇州，名為王作霖的份子，係中共領導人之一惲代英化名，使其立即遭政府處決。[92]一方面顧順章獻策如何摧毀共黨在政府區域內的黨與群眾組織，個別召集各省市負責特務工作的人員，針對各地情況，由他面授機宜。[93]

顧順章同時也對中共黨員進行號召，他指出：

> 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臨到崩潰的前夜了。國軍對赤匪積極的進剿，你們所謂的白區在全國各地－尤其在上海的組織，遭受空前不斷的大破壞，你們過去很有歷史的中上級領袖們；如徐錫根、黃平、盧福坦、胡均鶴、袁炳輝等大批同志紛紛的轉變，使全國 CP、CY 中央機關總破壞，全國組織總破壞，最近如羅登賢等之被捕，如紅軍節節敗退，紛紛的投誠，不是發現共產黨快要滅亡的現象嗎？[94]

---

90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91 調查局內部檔案提到：「在顧順章轉變初期，我們全國各地的工作成果，尤其是京、滬、杭、蘇、武漢、北平等大城市的破獲，都與顧順章取得聯繫，每一案內的獲犯俱有照片，送到顧處加以研究，在此數年中因他個人的關係，發現了許多重大案子，往往一個小案子，平時是證據不足，租界當局須把人犯釋放的因為顧順章認出了其中一個化名份子原來是共黨老幹部於是全部案件便變了性質，因此逐步佈置破壞致使共黨中央遭受不可補償的損失。」〈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92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5。

93 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101。

94 〈顧順章履歷與宣言〉，收入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出版地不詳，1933

airiti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內憂外患的現象加劇，東北的淪喪，激發中國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在此國難當頭時刻，顧順章對此也特別提到：

> 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又是緊緊的逼進著，我們龐大富饒的東北，已經被牠強佔去了，現在積極進犯我平津。念國家與民族之淪亡，你們難道也不動於心麼？共產黨高揭打倒帝國主義的旗幟，而實則與日本帝國主義互相策應，來搗亂我們的國家，屠殺自己的民族，午夜沉思，其將何以自解？我不忍你們長受共產黨的欺騙，我不忍眼看著你們一個個白白的犧牲，所以不惜苦口婆心的向你們進一個誠懇的忠告：「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我盼望你們趕快覺悟過來，共同努力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95]

另一方面，為了使顧順章能全心全力為政府服務，徐恩曾安排王思誠在顧順章身邊監視並協助其工作，期間透過王思誠介紹一位名叫張詠琴的南京三民中學女學生給顧順章，兩人不久成婚。[96]

六、顧順章之死

然而，因顧順章鋒芒太露，涉入「中統」與「軍統」之間的鬥爭，遊走在徐恩曾與戴笠兩人衝突之間。調查局內部檔案提到關於顧順章捲入此次紛爭緣由：

> 國民黨中央特工總部對顧順章及其新的家庭雖然如此優容給予種種享受，禮遇，但是顧的內心是不滿足的。他沒有政治上高的地位，

年12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64。

[95] 〈顧順章履歷與宣言〉，收入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出版地不詳，1933年12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65。

[96] 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103-105。

airiti

他沒有單獨可以指揮支配的人事及機構，他完全不了解本身的缺點，和國民黨特務工作他本身只是一種黨內無名英雄的革命工作，而決不是以此為爭奪政治地位武器的工作。凡是從事國民黨特工的只是對黨及領袖一種忠誠的表示，此外一切須犧牲，顧順章是不了解這點的，他以為如蘇俄的格柏武(G.P.O)他便是最高權力與地位，可以以此排出任何異己，顧順章因此漸成失望，表示不滿。初時他在國民黨內，另謀出路，期使另一個特務組織加以延用。這個特務組織，因同在一個領導人（陳立夫先生指揮之下，不客氣的揭穿了顧順章的詭計了）。[97]

這份檔案中寫得十分隱晦，上述所謂「另一個特務組織」，即為處於萌芽階段的「軍統」組織。「中統」與「軍統」成立之初，就處於競爭對抗的狀態。特別是當「中統」組織初建不久，蔣中正另一方面亦利用戴笠從事特務活動，此事引起陳立夫等人的不滿。對此陳立夫提到：「我們發現蔣先生成立一個類似的組織，由戴笠主持，他所做的工作和我們相同。科中同仁發現這件事，憤憤不平。懷疑蔣先生是否不信任我們，才另派戴笠去做? 這個組織從來沒有讓我知道」。[98]戴笠與陳立夫彼此也心有芥蒂，根據其下屬唐縱提到說：「1931年10日29日下午在戴笠家裡談頗久，戴亦恨陳立夫之賣蔣總司令，正在起草一長電，要我商量意見。」[99]中國歷代領導人統御下屬皆不希望權力過於集中於某人，蔣中正亦不例外。蔣中正利用雙軌以上的特務組織來進行對中共的打擊，下屬間相互競爭對抗，他本人則

[97]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98]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66-67.

[99]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21。

airiti

居中協調，以獲取組織的最大效益，對下面的人既用之，亦防之。陳立夫雖貴為國民黨特務組織領導人，但僅止於名義上，他無法對戴笠的「軍統」組織進行控制。再者陳果夫、陳立夫視「中統」為其政治發展命脈，因此不願意看到「軍統」過於壯大，進一步壓過「中統」。然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顧順章曾企圖再組所謂「新中國共產黨」一事，觸怒到了蔣中正，導致其後來被以「通共」的罪名，於1935年前後遭國民黨當局槍決。[100]關於這一點，首先在1933年初時，顧順章曾對一位由中共轉變至調查科份子陳蔚如談到：「共產黨固然不好，國民黨更壞。但共產黨的幹部都是比較好的，能吃苦耐勞，要革命。你們要耐心地工作，我們好好利用這個

[100] 關於顧順章遭槍殺時間點眾說紛紜，但多半係為相互轉抄，一般認為顧順章應於1935年前後遇害，持這個說法的有徐恩曾、顧順章第二任妻子張永琴、參與顧案的調查科幹員張國棟、顧順章保鑣林金生等人。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有關檔案，亦持這個說法。此外，曾參與顧案的調查科幹員萬亞剛，提到：「顧順章被處刑，應在1933年春季以前，因在這以後顧順章就消失了。」不過此說法可信度不高，因在顧順章著作《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一書的自序提到：「社會這樣的複雜，特務工作這樣的繁難，而我年齡尚未三十，前途應行奮勉之處正多」，並在最後註明「一九三三，七，二〇，顧順章寫於南京。」言語間，可看出顧順章對未來仍抱有期望，這可說明他行動尚且自由，未遭到當局過度限制才是。另一說法則是蔡孟堅提到：「後來抗戰軍興，聞顧已被槍決，我原認為中央調查單位，在戰亂中急不暇擇，為『丟包袱』而結束顧某生命，後自立夫先生方面得來資料，爰顧在抗日戰爭發動時，我方工作人員發現顧又與共匪勾結，其文件為我方搜獲，彼企圖暗殺中央要人後，逃亡匪區，故鎮江江蘇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法辦，民二十六年冬奉命在鎮江予以槍決。」這個時間點應是蔡孟堅記錯，內容提到顧順章「企圖暗殺中央要人」一事，應在1935年前後，由林金生告密；再者抗戰爆發後，國共彼此和解，中共實不需再與顧順章有所牽連，破壞兩黨「合作」關係，加上此時中共已轉往陝北，所謂「逃亡匪區」的可能性不高。〈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63-64；蔡孟堅，《蔡孟堅傳真集》，14；徐恩曾，〈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160-161；孫曙，〈顧順章後妻張詠琴訪談錄〉，《文史精華》5(2003)：28；張國棟，〈中統從顧案血腥發家〉，收入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57-58；林金生，〈顧順章被殺真相〉，收入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67。

airiti

調查機構來消滅共產黨的組織，另成立新共產黨。從現在起就要注意聯繫自首人，把他們團結再一起。」[101]顧順章轉變後，曾替調查科開設特務訓練班，許多國民黨特務都是出自於門下，加上許多特務係由中共轉變至國民黨，與顧順章原本就有交情。因此，對於顧順章想要利用他在國民黨內部建立的勢力，進而組織「新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不無可能。關於「新中國共產黨」一事，蔡孟堅也提及他曾在南京中央飯店巧遇顧順章，顧對他說：「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議由我組織新共產黨，將真共產黨大員爭取，支持中央政府，未獲准，請你出面支持」，說完顧順章就遭旁邊監視的人員帶走。[102]

其次，關於顧順章是否「通共」眾說紛紜，其中一則為孫曙在1991年曾訪談顧順章第二任妻子張永琴，根據她的回憶提到：

> 記得大約是 1933 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天氣較暖和的一個深夜，陳賡經營救出獄後曾來細柳巷與顧見過一面。他倆在樓上孩子們住的後半間屋裡會面，談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清晨，陳賡離開我家乘車去了上海。我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顧也沒對我講。但我看得出陳賡同他的見面和談話對他觸動很大。李強曾告訴我，陳賡與顧順章在黨內時「同志加兄弟」，他們三人常在一起，很要好。[103]

關於這次的談話，沒有確切的材料證明他們說了什麼，但1933年是國民黨反共的高潮，因顧順章關係而遭逮捕的中共份子不計其數，如果此回憶無誤的話，此次會面則十分嚴重。顧順章終究係為中共

---

101 陳蔚如，〈顧順章之死〉，收入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60。

102 蔡孟堅，〈共黨把我搬上銀幕自險惡跡——拍「金陵之夜」電影、演「壯別天涯」話劇：顧順章落網周恩來逃前殺顧順章全家情節為何不入劇情？〉：91。

103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詠琴訪談錄〉：25-26。

airiti

轉變份子，徐恩曾對其不可能十分信任，定會派人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因此顧順章與陳賡見面一事，必定會傳到國民黨內部高層耳裡。對此，為警告顧順章，望其有所節制，徐恩曾派顧建中到上海視察工作，並先後在區總部與行動股召集特務訓話，說：「有人野心不死，在搞陰謀活動，凡是被誘惑的同志，應安心工作，特工總部不予追究。」[104]隨後徐恩曾本人也到上海，於區部時對同任們說：

> 我們同志不要小看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這是我們黨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構成部分，有美好的前景，我們同志，不但要認真地做好自身工作，而且要把調查工作當作終身工作來做。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見異思遷，前途是有保證的。[105]

1933年4月11日，調查科在滬工作站任情報科長雷達夫與調查科派駐南京警備司令部工作的王斌，兩人遭中共特務份子胡均鶴、潘漢年槍殺於南京街頭。[106]6月14日，調查科重要幹部之一的馬紹武又遭鄺惠安率領中共紅隊殺害。[107]不久接替馬紹武工作的黃永華，亦於8月12日晚間遭中共紅隊暗殺。[108]接連幾起暗殺行動，使得調查科內部人心惶惶，幾位遭殺害的人員，係屬訓練有素的特務人員，平日行動尤為隱密，外人難以掌握，這讓事件矛頭不免指向顧順章。同年7月，顧順章還編寫一本《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專書，「經

---

104 陳蔚如，〈顧順章之死〉，60。

105 陳蔚如，〈顧順章之死〉，61。

106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107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108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陳立夫電蔣中正請從優撫卹史濟美」（1933年6月18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098-021。

airiti

戴笠處長看見，如獲至寶，甚為讚揚，向顧購買一千冊，使顧名利雙收，喜不自勝」，[109]但這卻讓顧順章與徐恩曾兩人之間矛盾更加惡劣。進而導致顧順章最後被以「通共」罪名上呈給蔣中正，顧於9月15日在上海遭捕獲，據戴笠呈蔣中正報告指出：

> 共黨龔麟書係共黨特務負責人之顧順章，亦能證明於刪日，在滬曹家渡附近為生工作人員槍傷逮捕，但被滬公安局扣留。現在紅十字會醫院醫治迭經交涉，迄未解京。當此共黨特務隊在滬迭犯暗殺案件之時，擬乞電令滬公安局，將龔麟書迅速解京，以便審究或可得到線索藉破共黨之特務機關。[110]

隨後，蔣中正指示上海市長吳鐵城，迅速將顧順章壓解至南京，[111]但因無確切證據，使顧暫受軟禁。徐恩曾派林金生以保鏢名義就近監視顧順章，並隨時向總部匯報顧順章夫婦動向。[112]某次，顧順章派林金生給戴笠送信，然而林金生為獲取賞金將這封信件轉交給徐恩曾，徐對此感到十分憤怒，便連夜叫顧順章去開會，會中調查科幹事顧建中拔出手槍對顧順章警告說：「再不好好幹，槍斃你!」[113]顧順章原本就係出幫派份子，江湖氣味濃厚，但其上屬徐恩曾領袖慾望強烈，對於下屬相當嚴苛，「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表面上很關心，很拉攏，事實上是殘酷無情地耗盡下屬精神體力，毫不顧及他們健康。」[114]另一方面，戴笠為人海派大方，對顧順章十分籠

---

109 王思誠，《瞻園憶舊》，頁34。

110 「戴笠電蔣中正共黨龔麟書在滬被本處人員逮捕」（1933年9月22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五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123-006。

111 「蔣中正電吳鐵城將龔麟紓壓解至京」（1933年9月24日），〈製造各地暴動（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015-357。

112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詠琴訪談錄〉：26。

113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詠琴訪談錄〉：26。

114 祝韵雅，〈中統頭目徐恩曾〉，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

airiti

絡，許以高官厚祿，對其頗為優待，這讓顧順章不免產生比較心態，對徐恩曾的反感愈加強烈，有了背徐投戴心態，乃至他辦案有「大案歸軍統，小案歸中統」的說法。[115]

1934年11月20日，破獲中共組織中，再度查獲顧順章與中共份子接觸跡象，據時任北平憲兵副司令蔣孝先呈蔣中正報告指出：

> 共黨北方特科，已有四年歷史，內分組織、軍事、政治三部。平市黨政軍各機關均有其份子混入，組織頗大。近經本團及省黨部破獲各機關中混入份子多數就逮，訊問各犯供稱：該組織最老負責人潘冬舟，現任武昌總部機要組秘書。曾在本年三月竊取三省剿匪計畫，送北方特科轉共黨中央，並擬與共黨中央特科直接聯繫，請偽中央在漢設立商店為機關等語。查潘與武昌總部機要組長黎天才，及平軍分會情報負責人李鴻鳴莫逆，二人亦堪注意。又潘與自首份子顧順章等曾有秘密結合與留俄生及黃浦【黃埔】同學亦有複雜關係，殊為危險，擬請轉令拿辦，以杜亂萌。[116]

又，據調查局內部檔案提到：

> 一九三五年春顧順章背棄國民黨的真誠禮遇，又偷偷地與中共中央的地下組織發生關係，初期我們在破獲上海某中共中央機關時，得到了若干有關國民黨中央黨政及中央特工總部的情報，據轉變份子稱，那是我們中央特工總部方面很有地位的轉變份子供給的，當時研究其內容很懷疑是顧順章所供給，因為關係甚大，不願深究，以免影響轉變同志的心理，此後更有一個重要的自首同志余飛報告，

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162-163。

115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6。

116「蔣孝先呈蔣中正簽電」（1934年11月20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十六）〉，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43-134。

airiti

這些確是出之於顧順章的供給，於是我們開始注意他的行動。[117]

此項說法跟徐恩曾回憶中談到的一致。[118]最後導致顧順章被殺原因，乃為其保鑣林金生向徐恩曾報告顧順章有非法企圖：

一天顧順章的保鑣林金生（也是一個自首份子）突然向總部負責人報告有關顧順章的種種非法行動，據他的報告，顧是有心在適當的時機下，要將特工負責人加以槍殺，然後潛逃赴江西匪區他要林金生對任何集會特別警戒，並作種種準備，這個林金生是二十餘歲的青年，是顧順章自己挑選訓練的自首份子，他平日對林甚好，論情理是應該可靠的，但是我們還是很寬容他的。此後林又來報告說顧順章背叛組織勾結共黨行跡更顯然了再不能拖延。[119]

事發後徐恩曾呈報給蔣中正，發交給江蘇省保安司令部審訊，使得顧順章最終遭國民黨當局槍決。[120]當時「監斬」的國民黨江蘇省秘書長羅時實曾告訴蔡孟堅此案經過，他說：「我方工作人員發現顧又與共匪勾結，其文件為我方搜獲，彼企圖暗殺中央要人後，逃往匪區，故鎮江江蘇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壓法辦。」[121] 姑且不論顧順章「通共」一案，是否是中共的反間計。況且當時中共轉變份子

117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59400。

118 徐恩曾提到：「最初他在我們這邊找出路，找不到，於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產黨勾結。事發的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破獲了中共的地下總部，搜獲一部分文件，其中有關於我的內部人事和業務情況的調查報告，這些材料無疑是我的內部工作人員透露出去的，有人懷疑到他，但沒有其他佐證，故未採取任何行動。」徐恩曾，〈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160。

119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收入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7435 59400。據林金生的說法，顧順章曾對他提到：「你是個神槍手，我要配12個人給你，成立一個特務隊，由你任隊長。我們首先要把陳立夫和徐恩曾幹掉。」林金生，〈顧順章被殺真相〉，66。

120 蔡孟堅，《蔡孟堅傳真集》，14。

121 蔡孟堅，《蔡孟堅傳真集》，14。

airiti

甚多，加上顧順章原本在中共黨內的政治地位頗高，如果顧順章企圖利用這些投靠國民黨的共黨份子，組織一新政治勢力不是不無可能。因此所謂「新中國共產黨」不全然是空穴來風，時任張冲秘書的朱開來針對此事也回憶提到：

> 民國二十三年，筆者當任張冲的私人秘書。有一天，他帶回顧順章所著的「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一書（非賣品），我看了以後，覺得寫的還不錯。他告訴我說：「顧順章轉向後，雖曾破壞中共各級組織甚多，逮捕了不少中共重要幹部，但是他後來竟企圖組織新中國共產黨，復與中共勾結，已經依法予以制裁。」[122]

最後顧順章是否真心「通共」一事，是值得商榷的，畢竟顧的家屬遭中共派人所殺害，加上其轉變投靠國民黨當局後，在他指使下，中共地下組織幾乎面臨毀滅性打擊。因顧的轉變，被捕被殺的中共黨員不計其數，「通共」或許只是國民黨當局的欲加之罪。所謂「通共」可能是顧順章想利用爭取中共不穩份子，使其轉變投靠到自己麾下，進而壯大本身的政治實力。但也因其野心太大，更重要的是他陷於徐恩曾與戴笠之間的權力鬥爭，才是被殺真正的主因吧。

顧順章遭槍決後，其妻子張詠琴則遭徐恩曾派人逮捕，後經由張冲的擔保而得以出獄，對此張詠琴提到：

> 我被關了近兩年，家中有老有小，只靠一個十幾歲的弟弟照料，他常來信向我訴苦。我十分擔心家裡……我得到了一張保單，要我請名人或店舖作保。可我家裡發生這麼大的變故，連一些親戚都嚇壞了，誰還敢為我作保？我曾經聽到劉雲說過，張冲為我說過公道話，說我母親、丈夫都死了，家中有老有小，已關了這麼久，該放了。我想到他，就把保單寄給了他。他收到後，蓋了章就寄回來，我就

[122] 朱開來，〈悲劇時代英雄：神秘人物張冲（一）〉，《中外雜誌》42.5(1987.11)：108。

airiti

獲釋了。[123]

出獄後，張詠琴將顧順章與其前妻張杏華合葬在江蘇鎮江，並以「顧嘯仙」的名字立於墓碑上。[124]

七、結語

總結顧順章傳奇而神秘的一生，前法務部調查局主任秘書萬亞剛[125]有幾句非常精彩的描述，提到：「他聰明機警、精通化裝、魔術、機械、心理、開槍、爆破、殺人的全能特務，經手解決的人不可勝數，在國共特務鬥爭的夾縫中，他的家眷被害，最後自己亦難逃劫數」，[126]想必顧順章自己也未曾料到會落得如此之下場吧。顧順章在國、共兩黨的特務組織發展中，占有關鍵性的角色與地位，可謂是祖師爺。在他所著的《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一書中，將其畢生所學的特務技巧濃縮在裡面，內容精彩絕倫。書中教導身為一個特務該如何變裝、易容，甚至如何綁架、勒索，以及在危機的環境中如何應對等手法。[127]《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一書可以說是中國特務組織中的「聖經」，內容不僅在當時社會適用，套用在今日，也不失其價值。但如此一位傳奇人物，竟落得如此下場，令人不甚唏噓。其實也正是因為顧順章特務技巧如此出神入化，讓國民黨高層心身恐懼，加上他不諳政治權力間的複雜鬥爭，本身野心過於龐大，捲入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既不為我所用，他日必成隱患。未免予

123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詠琴訪談錄〉：28。
124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詠琴訪談錄〉：29。
125 萬亞剛，本名萬大鉉，筆名亞剛、孟真、醉客等。1928年進入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任助理幹事，任職中統組織凡四十餘年，並參與過多起國民黨對中共的鬥爭。
126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57。
127 請參閱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

airiti

敵而用，必除之而後快」，結束他短短三十餘年的人生。

另外，關於中共特務組織發展，在1933年年底開始，蔣中正調動近百萬國軍，開始對蘇區進行圍剿，在國軍的碉堡戰策略下建築防禦工事，逐步逼近壓縮中共「蘇區」地盤，加上中共中央內部對於戰術的分歧，最後不得不踏上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中央在「長征」路途中，對於此次中共的全面性潰敗展開清算，特別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奪取黨內初步領導權，奠定未來中共發展的新格局。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在總結此一階段對中共鬥爭的勝利，認為：「因由於其基本的主義政策不能適用於中國社會環境，及其主觀方面內部派別的鬪爭，和紅軍的內鬨，因其黨組織不注意秘密工作，專賴特務工作的保護，失掉自衛能力亦為主要因素」，[128]而在抵達陝北後的中共特務組織，則是進入另一個發展階段。

128 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手稿原件，檔號：276.1/815/10822。

airiti

徵引書目

（一）檔案

1.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1) 典藏號：002-080200-00098，〈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 （二十八）〉。
   (2) 典藏號：002-080200-00123，〈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五十三）〉。
   (3) 典藏號：002-090300-00015，〈製造各地暴動（四）〉。
   (4) 典藏號：002-080200-00443，〈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十六）〉。
   (5) 典藏號：002-080104-00004，〈匪黨組織（二）〉。
2. 《調查局檔案》（臺北，法務部調查局藏）
   (1) 檔號：245.2/820/11105，蘇臨中人民委員會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數號：糾 117 號）（1931 年 12 月 10 日）。
   (2) 檔號：245.3/815/12626，閩粵贛邊省委編，《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1937 年 10 月 15 日）。
   (3) 檔號：270.01/7455 c.3/009749，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 年）。
   (4) 檔號：276.09/7435n/ 66402，內政部調查局編，《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案之經驗簡述》。
   (5) 檔號：276.1/815/10822。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 年）。
   (6) 檔號：245.3/841/14824，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出版地不

airiti

詳，1933 年 12 月）。

(7) 檔號：276.1/815/9743，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怎樣搜集情報》。

(8) 檔號：276/725/1912 c.4，內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密字第 0668 號）（出版地不詳，1951 年 11 月）。

(9) 檔號：276/7435/59400，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合訂本）》。

(10)檔號：276/814/7337，廣東省調查室編，《東江共黨密件》（桂字第 65 號）（1940 年 4 月 28 日）。

（二）史料、史料彙編

1.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保密工作給中共中央的信〉（1932 年 4 月 16 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 13 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 年 6 月 3 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 13 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 13 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4.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的特務活動》（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三）。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1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

6.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民國二十四

airiti

年）》，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選輯》，第 862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

7. 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 45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8. 林金生，〈顧順章被殺真相〉，收入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 45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9. 南京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南京文史集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10. 祝韵雅，〈中統頭目徐恩曾〉，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1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
11.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12. 張國棟（張文），〈為國共二次合作作出重大貢獻的張冲先生〉，收入南京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南京文史集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13. 張國棟，〈中統從顧案血腥發家〉，收入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 45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14.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收入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 45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15. 蔣中正，〈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1935 年 1 月 1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16.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南京：出版單位不詳，1933。

airiti

（三）年譜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3. 郭德宏編，《王明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四）文集、日記、口述訪談、回憶錄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毛澤東選集》，第 1、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1930 年 5 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毛澤東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毛澤東，〈學習和時局〉（1944 年 4 月 12 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王思誠，《瞻園憶舊》（法務部調查局內部刊物），新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
6. 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臺北：立華出版有限公司，1995。
7. 周恩來，〈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黨的組織工作〉（1929 年 9 月 28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

airiti

9. 徐恩曾，〈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收入《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
10. 徐恩曾等，《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
11. 張文（張國棟）口述、萬東紀錄整理，《特工生涯──232 號戰犯張文（張國棟）口述實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12. 張國燾，《張國燾回憶錄》，下卷，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08。
13.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
14. 蔡孟堅，《蔡孟堅傳真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
15.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五）專書

1.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Stanford, Calif.: Hoover Press, 1994.
2. Hsu, U. T.. *The Invisible Conflic.* Hong kong: China Viewpoints, 1958.
3.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國軍八十六年度軍官保防教育參考資料──中共地下黨組織策略運用與我反制作為》，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96。
5.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 2 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3。

（六）論文

1. 王禹廷，〈中國調統機構之創始及其經過—專訪中國調統機構創始人陳立夫先生〉，《傳記文學》60.6(1992.06)：30-34。

airiti

2. 朱開來,〈悲劇時代英雄:神秘人物張冲(一)〉,《中外雜誌》42.5(1987.11):106-110。
3.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詠琴訪談錄〉，《文史精華》5(2003)：23-29。
4. 蔡孟堅，〈共黨把我搬上銀幕自顯惡跡——拍「金陵之夜」電影、演「壯別天涯」話劇：顧順章落網周恩來逃前殺顧順章全家情節為何不入劇情？〉，《傳記文學》52.05(1988.05)：87-94。
5. 蔡孟堅，〈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兼述顧順章自首、匪穴瓦解以及我黨清除奸細之經過〉，《傳記文學》37.5(1980.11)：39-48。
6. 張起厚，〈薈廬簡介〉，收入法務部調查局編，《薈廬簡介》（法務部調查局內部刊物），出版地不詳：法務部調查局，出版時間不詳，34。

（七）報紙

1. 「百二十三次中央常會」，《中央日報》，1928 年 3 月 23 日，第 1 張第 2 面。
2. 「共黨健將投誠後全家慘遭殺害」，《申報》，1931 年 11 月 24 日，15 版。
3. 「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申報》，1931 年 11 月 29 日，第 2 張第 6 版、1931 年 11 月 30 日，2 版。

airiti

Gu Shunzhang:
The Invisible Conflict Between CCP and KMT in 1930's

Lin, Wei-Jie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 Shunzhang is marked as the most dangerous traitor in the CCP history, his mutiny brought the disastrous effect of the CCP that time, the CCP faced disintegration and striked badly, even let Zhou Enlai almost caught by the KMT authorities. Such an important person whom builded a lot of contributions to CCP but became the Anti-communist vanguard after his mutiny. The case of Gu Shunzhang was the biggest victory of fighting CCP sinc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was founded. Countless members of CCP was caught and killed by the KMT, a high number of people returned to the KMT that time, it's a blow to the CCP. The "Hilaire Noulens spy" and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CCP Central Committee: Xiang Zhongfa been caught were caused by him, that'a why KMT called Gu Shunzhang as " the hub of the CCP's conspiracy, familiar with all the secrets of the CCP." Gu Shunzhang was training the agents for KMT, whether the system of the CBIS or BIS is taught by Gu Shunzhang, therefore, Gu Shunzhang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system of spy for both

airiti

of CCP and KMT.

Keywords: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Special Agent, Gu Shunzhan, Zhou Enlai , U. T. Hsu.